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經注析

下冊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  
經  
注  
析

下  
冊

程俊英  
蔣見元  
著

中  
華  
書  
局

# 大雅

## 文王

### 【題解】

這是追述周文王德業並告誡殷商舊臣的詩。毛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王先謙根據今文家說，認為「文王受命」是指受天命而稱王。陳奐則認為是指受天子（即殷紂王）之命而作西伯。這兩種說法都有欠缺，原因在於毛序的含糊不清。朱熹詩集傳云：「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清阮元大雅文王詩解云：「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為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朱、阮二氏根據詩的內容，認為這是對文王的追述稱頌，比毛序、鄭箋和王、陳的說法要來得貼切。至於詩的作者，呂氏春秋古樂篇和後漢書翼奉傳都認為是周公旦。從詩的口吻來看，倒是可能的。但全詩詞句調暢，用韻流利，尤其是已採用了蟬聯格這樣較成熟的修辭手法，同西周前期樸拙簡陋的詩風（如周頌清廟、烈文等）迥不相類，所以很難想像是由於周公之手，恐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大雅皆廟堂祭祀樂章，因此總的格調是莊嚴肅穆有餘，靈秀清麗不足。就這首詩而言，孫鑛批評詩經有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全只述事談理，更不用景物點注，絕去風雲月露之態。然詞旨高妙，機軸渾化，中間轉折變換略無痕迹，讀之覺神采飛動，骨勁色蒼，真是無上神品。」孫氏是從正面贊頌其述事談理的「高妙」，但我們如果從反面着眼，便會覺得缺乏形象的說教是無論如何引不起讀者多少美感的。這首詩的長處只在於「機軸渾化」，即布局頗嚴整。在歌頌文王的同時，以殷商的臣服爲襯托，文勢有曲折波瀾；首尾以天命相呼應，將「萬邦作孚」的氣氛渲染得十分莊重。此外，在修辭上創造蟬聯格，章與章、句與句之間，文字相互銜接，前後照應，產生了語意聯貫和音調和諧的效果。這種手法對後世頗有影響，如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和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都繼承了這種修辭格，而且運用得更加純熟和巧妙。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周文王昌，姬姓。殷紂時爲西伯，建國岐山之下。曾被殷紂囚於羑里。古書稱他「益行仁政，諸侯多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死後，其子武王發繼位，率領諸侯征伐暴虐的殷紂，戰於牧野，殷紂兵敗自焚，武王取得政權。在上，在天上。

於（WU）鳥，美歎聲。昭，顯現。

舊邦，舊國。周從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由豳遷岐建國，故稱周爲舊邦。

命，指天命。維，是。朱熹詩集傳：「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

今始也。」

有，詞頭，無義。下句同。不，通「丕」，大。顯，光明。

帝，上帝。時，美好而偉大。馬瑞辰通釋：「時當讀爲承，時，承一聲之轉。……承者，美大

之詞，當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

陟，升。朱熹詩集傳：「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

韻讀：真部——天（鐵因反）、新。——部——時，右（音以）。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亶亶（wǎi尾），勤勉。毛傳：「亶亶，勉也。」

令聞，好聲譽。陳奐傳疏：「令聞不已，言善聲聞之悠久也。」

陳，申的假借，重複，一再。錫，賜。哉，三家詩作「載」，通「在」。陳錫哉周即陳錫于周。

朱熹詩集傳：「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

侯，維，是。這句意爲，接受上帝賜予的是文王的子孫。

本，樹木的根幹，這裏指周人的本宗。支，枝的古字，樹木的枝葉，這裏指周人的支系。

士，指周王朝的貴族群臣。毛傳：「士，世祿也。」

不，亦，都是語助詞。王引之《經傳釋詞》：「不顯亦世，言其世之顯也。不與亦皆語詞耳。」

韻讀：之部——已、子、子、士。祭部——世、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不，語助詞。世之不顯，世世代代的顯貴。

厥，其。猶，通猷，謀略。翼翼，謹慎小心貌。

思，發語詞。皇，美好。朱熹《詩集傳》：「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

克，能。這句意爲，王國能够產生衆多賢士。

維，是。楨，幹，骨幹。

濟濟，威儀光輝貌。

以，因，因此。寧，安寧。

韻讀：之部——翼、國（古逼反，入聲）。耕部——生、楨、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睦睦的假借，莊嚴和善貌。

於，美歎聲。

緝熙，光明，形容文王品德之美。

敬，恭敬負責。

止，語氣詞。

假，大。王先謙集疏：「漢書劉向傳引孔子讀此詩而釋之曰：『大哉天命。』則假宜從爾雅訓大。」

有，臣有，指有殷商的子孫爲臣子。

麗，數目。

不，語助詞。馬瑞辰通釋：「不億即億，猶云子孫千億耳。」

侯，乃，就。

服，臣服。于周服，協韻而倒文，即「服于周」。

韻讀：之部——止、子、子、億、服（扶逼反，入聲）。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靡常，無常。

殷士，殷商的諸侯。據漢書劉向傳和白虎通義三正篇，這位殷士是指紂王的庶兄微子。

膚敏，「黽勉」的轉語，努力從事助祭的意思。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此詩是說殷士助祭於

周，但興亡之感，不能無動於衷，只有俯首就範，黽勉從事而已。……不難理解，當時殷士服殷之

冠以助祭於周京，與周人相形之下，榮辱判然，與其譽之爲膚美敏疾之不合乎情理，不如說他們

黽勉從事之有符於實際。」

裸 (GUNE 灌)，灌祭，酌秬鬯（以鬱金草合黍釀的酒）澆地以獻神的祭祀儀式。將，舉行。

裸將，「將裸」的倒文。于，往。京，周王朝的京師。

常，通「尚」，還是，仍然。服，穿戴。黼（ㄉㄨˇ甫），殷商禮服，上刺繡白黑相間的花紋。

冏（ㄒㄩㄥˋ許），殷商禮冠。

蓋，進。蓋臣，進用之臣，指周王所進用的殷商舊臣。

無念爾祖，這句是周人勸戒殷商舊臣棄舊圖新，不要再懷念商人的先祖（參見于省吾新證）。

韻讀：陽部——常、京（音姜）。魚部——冏、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遵行。

永，長，常。言，語中助詞。配命，配合天命。

喪，失去。師，衆，指人民。

鑒，鏡子。引申爲借鑒。

駿，大。不易，不容易。按此章及上章針對周王進用的殷商舊臣而言，要他們不要再着戀

自己的先祖，只有努力服事周朝，遵脩品德，配合天命，才能求得衆多福祿。要借鑒殷商的興亡，

認識到周朝的天命不是容易得來的。兩章都是勸降戒叛之意。



韻讀：之部——德（丁力反，入聲）、福（方逼反，入聲）。支部——帝、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停止，中斷。這二句意爲，天命是不容易長久保有的，只是不要在你們身上就中斷了。

宣昭，宣明、發揚光大。義，善。義問，即令聞，好聲譽。

有，同「又」。虞，度，揆度。殷，依的假借，依從。于省吾新證：「『有虞殷自天』，應讀作

『又虞依自天』。這是說，應宣昭義問，而揆度之以依於天，言事事以天爲準。」

載，事。馬瑞辰通釋：「載，事古音近通用。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本紀載作事。」

臭，氣息，氣味。

儀，象，法式。刑，古型字，模範。儀刑二字同義，引申爲效法。

作，則，就。孚，信，信服。這二句意爲，只要好好效法文王，就能得到萬國諸侯的信服。

韻讀：侵、真部通韻——躬、天。幽部——臭、孚（房謀反）。

## 大明

### 【題解】

大雅中有六首詩，敘述周人從始祖后稷創業至建國的歷史，具有史詩的性質。這首詩便是其

中之一。詩敘述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結婚以及武王伐紂的事。毛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但馬瑞辰不同意這樣來解釋篇名，他說：「大明蓋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人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注：「明明，詩篇名。」當即此詩。是此詩又以明明名篇，蓋即取首句爲篇名耳。」據馬氏考證，此詩原名明明，應是武王滅殷後所作的樂歌。

本篇在寫作上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首尾的緊密呼應突出了主旨。全詩的重點是武王伐商，首章却以天命難測和殷商失國領起，側面着墨，隱含主題。二至六章轉而敘述王季與文王的婚事，是鋪敘閒文的筆法。七、八章始實敘伐商而有天下，照應首章之意，使全文神完意足。吳闈生詩義會通評曰：「首章先憑虛慨歎，神理至爲妙遠。天位二句借殷事作指點，以喝起下文，而恰與後半收束處密合無間。」其二是記牧野之戰不乏佳句。「其會如林」四字將殷軍寫得十分強大。而「洋洋」、「煌煌」、「彭彭」，連下三組疊詞，則把周人的軍威渲染得更加雄壯。尤其是以「鷹揚」形容統帥姜尚的神武氣概，使人有難以增減一字之感。我們不禁想起著名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描寫特洛亞城下希臘人與特洛亞人的戰鬪，洋洋萬言，窮形盡相。而大明描寫殷、周牧野決戰却只有寥寥數語，粗筆勾劃。風格是迥然不同的，效果也各有千秋。詳盡的能供人細細咀嚼，簡略的可引起聯翩浮想，倒也未必能以詳略來軒輊它們的高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光明貌。在下，指在人間。

赫赫，顯盛貌。

在上，指在天上。陳奐傳疏：「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之德。在上與在下

對文，下爲天之下，則上爲天矣。」

天，指天命。忱，三家詩作諶，或作訖。都是相信的意思。斯，語氣詞。

維，是。韓詩外傳：「言爲王之不易也。」

位，即「立」字，古位、立同字。適，通「嫡」，指殷王的嫡子紂。

挾，挾有，擁有。這二句意爲，上天立起一個殷紂的敵人，使他不能再擁有天下（參見于省吾

新證）。

韻讀：陽部——上、王、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殷商的屬國名，在今河南汝寧。仲氏，第二個女兒。毛傳：「仲，中女也。」任，姓。



國語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其一也。」古代女子姓放在排行

後面，與男子先姓後名有區別。

曰，發語詞。嬪，媳婦。這裏作動詞用。京，周的京師。

王季，太王之子，文王之父。

行，行列，等列。朱彬經傳考證：「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這二句意爲，太任的品德能與王季相配。

大，同太。大任，即摯仲氏任。有身，懷孕。按身字甲文作，金文作，都像人懷孕而

大腹之形。三家詩作娠。

韻讀：陽部——商、京（音姜）、行（音杭）、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昭，光明。

聿，發語詞。懷，來，招來。

厥，其。回，違反，違背。毛傳：「回，違也。」

方國，周圍各諸侯國。鄭箋：「方國，四方來附者。」

韻讀：之部——翼、福（方逼反，入聲）、國（古逼反，入聲）。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監，監視。在下，指在天下面的人間。

有，詞頭。有命，指天命。集，就，徙就。這句意爲，天命已經從殷紂轉移到文王身上。

載年。初載，指文王即位初年。

作，作成。合，配偶。爾雅：「妃，合也。」配與妃通。

洽(ㄓㄚˋ合)，亦作合或郃，水名。源出陝西省郃陽縣西北。陽，河流的北岸。洽陽即古莘

國所在地。

渭，渭水。涘(ㄙˋ寺)，水邊。

止，禮。相鼠毛傳：「止，禮也。」嘉止，嘉禮，即婚禮。

大邦，大國，指莘國。子，女兒。指莘君的女兒，即太姒。

韻讀：緝部——集、合(胡急反，入聲)。之部——涘、止、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倪(ㄋㄧˊ欠)，好比。說文：「倪，譬諭也。」韓詩作磬，假借字，與倪雙聲通用。妹，少女。

這句是稱頌太姒美麗得好似天女。

文，禮文，指「納幣」之禮。祥，吉祥。朱熹詩集傳：「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親迎，陳奐傳疏：「親迎者，重昏(婚)禮也。」古代婚禮之一。婚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親迎。

造舟，將船連接起來。爾雅釋水：「天子造舟。」邢昺疏：「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

之浮橋。」梁，說文：「梁，水橋也。」

不發語詞。光，光輝，指顯示婚禮的光輝。

韻讀：脂部——妹、渭。 陽部——梁、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于周，在周國。 于京，在周的京師。

纘（ZUǑN）纂，纘的假借，美好。廣韻：「纘，好容貌。」莘（SHĒN）身，古國名，太姒的家鄉。

馬瑞辰通釋：「纘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莘。」

長子，即長女，指太姒。 行，列、齊等。維行，義同第二章「維德之行」。 馬瑞辰通釋：「上言

維德之行者，言太任德配王季。此言長子維行，言太姒德等文王也。」

篤，語助詞。 毛傳：「篤，厚也。」馬瑞辰通釋：「尚書凡言大者皆語辭，丕、誕、洪、宏皆大也，亦皆語詞。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字八見，皆詞也。按墨子經篇：「厚有所大也。」是厚與大同義，故篤訓厚，亦為語詞。」

右，音義同「祐」。 命，命令。 爾，指武王。

燮，襲的假借。 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襲。」這裏襲伐連用，是通稱進攻。

韻讀：真部——天（鐵因反）、莘。 陽部——王、京、行、王、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旅，軍隊。

會，旌的假借，三家詩正作旌，旌旗。一說旌是以機械拋石擊敵的武器（見說文）。但詩以「如林」二字形容旌，很難說是發石的機械。

矢，起誓、誓師。 牧野，殷商國都朝歌郊外的地名，在今河南省淇縣西南。

維，發語詞。 予，我，周武王自稱。 侯，是。 興，興起。這句意爲，我周王朝是要興起的。

臨，下臨，監視。 女，汝，指參加誓師的各路軍隊。

貳，有二心。按這三句是武王誓師時對將士說的話。

韻讀：魚部——旅、野（音宇）、女。 蒸、侵部通韻——林、興、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驥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洋洋，廣闊貌。

檀車，檀木所製的堅固戰車。 煌煌，鮮明貌。

駟，「四」字之誤，齊詩作四。 驥，赤毛白腹的馬。 彭彭，強健貌。

維，發語詞。 師，太師，官名。 尚父，即呂尚，其祖先封於呂，姓姜，故後人又稱姜太公。

父，同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稱。

時，是、這。維，語中助詞。鷹揚，形容師尚父的勇猛。毛傳：「如鷹之飛揚也。」

涼，亮的假借，魯、韓詩正作亮。輔佐。爾雅：「左右，亮也。」左右即佐佑。

肆，迅疾。肆伐與第六章「變伐」義近，魯詩肆作襲。

會，適逢，正好遇上。清明，韓詩清作瀟，瀟是正字，即淨的古字。淨明指天氣晴朗。林義

光詩經通解：「會朝清明，言適會早晨清明之時也。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周語冷州鳩言：『武王伐殷，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然則夜陳而朝誓師者，必以遇雨未

獲畢陳，至朝而清明，乃復陳之也。」

韻讀：陽部——洋、煌、彭（音旁）、揚、王、商、明（音芒）。

## 緜

### 【題解】

這也是周民族的史詩之一。詩從古公亶父（即太王）遷到岐山敘起，描寫他開國奠基的功業，一直寫到文王能繼承古公遺烈，修建宮室，平定夷狄，外結鄰邦，內用賢臣，使周族日益強大。毛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他概括地敘述了詩的主題。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的話，同縣的敘述正可互相印證。

從評價敘事詩的角度來看，詩人的筆端可謂開闔自如。首章從周民初興，直寫到太王之世，寥寥數語，便勾勒出一幅歷史長卷。以「縣縣瓜瓞」領起，以「陶復陶穴」作結，娓娓道來，好似漫不經心，却顯得古趣盎然，帶着疏逸的美。五、六、七章寫建立宗廟宮室門社，着意渲染，甚至連夯土的動作、削牆的聲音，都描繪得如聞如見，真可謂歷歷詳備，緊湊細密。如此疏密相間，正如大羹之用鹽梅，點綴得恰到好处。再加上第八章不著痕迹的轉折和末章奇妙的結語，使全詩讀來饒有姿態，顧盼快意。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縣縣，連綿不絕貌。瓞（〇）蝶，小瓜。說文：「瓞，瓞也。瓞，小瓜也。」這句詩人以瓜藤

綿綿不絕興周族由小而大，子孫衆多。

民，指周民族。初生，指周民族開始興起的時候，即公劉之世。

自，從。土，齊詩作杜，水名。沮，沮的假借，到。舊說以沮爲水名，誤。漆，水名。